

梁晓声自述

梁晓声

著名作家梁晓声
唯一人生自传体力作

图文并茂抒写六十多年来内心深处最难忘的家国记忆



人民教育出版社

责任编辑：姚劲华 许 挺

装帧设计：九 五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梁晓声自述 / 梁晓声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10

ISBN 978-7-01-015165-6

I. ①梁… II. ①梁… III. ①梁晓声—自传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98069号

梁晓声自述

LIANG XIAOSHENG ZISHU

梁晓声 著

人民
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99号)

环球印刷(北京)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5年10月第1版 2015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张：22 字数：380千字

ISBN 978-7-01-015165-6 定价：48.00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99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 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刷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 65250042



申卫星
摄

梁晓声近照

写“他者”与写自己

梁晓声

我一向认为，一个以写作为生涯的人，他的笔主要是用来写“他者”的——写形迹之外的“他者”给更多的读者看。故他的眼，须经常睽注所谓芸芸众生的命运。自己与芸芸众生命运相同，时应该这样：自己“命达”时亦说如此；甚至，尤说如此。若自己有着比芸芸众生还艰辛悲苦的命运，写自己首先也是为了以己为镜，替芸芸众生映出社会的问题所在。因为，若那社会问题不被揭示，不被进一步改变，则自己曾经的命运，或也将成为芸芸众生中某些“他者”的命运。

在与我的学生们谈到一个写作者所秉持的写作思想时，我也一向是强调以上写作意义的。

我自己不曾怎样的“命达”过；但是，其实

也并没有什么艰辛悲苦可言。某时自己觉得某事当^之然可以证明自己有的，过后再次将目光睽注向众生，便觉不值一提了。

然而我竟也写了一些“我的小学”之类的回忆性文章——我写它们，特别是关于父母的文章，初衷并不是为了发表；不是为了给人看；主要是为了通过写来了却自己的心结。好比宗教徒的告解，那么做了，自己情感上觉得安生了点。后来这一类文章结成集，我也从不在意印数的，几乎完全不想别人的看与不看，只欣慰于自己的情感归了一种有形方式的保存而已。

所以，将我此类文字再度辑成书，并需我自己写序，我真的是没多少另外的话可说的。

但我对自己另一类文章的看法却不同——比如《论大学》等。

我写这一类文章，目的确实是给别人看的。即使思想肤浅，毕竟认真思过想过。我希望

我的那些文章引起别人共鸣。即使相反，我也^还还是认为值得一写——因为符合我自己对写作这件事的要求——为社会而写；为青年而写；为某些较公共的话题而写。

前几年，那些文章收在我的某一本书中，那些书只不过出版了，相当长的时期内并不引起关注。后来，书中的某些文章开始被转载。近两年，各出版社~~纷纷~~^{重新}将那些文章编辑成书——据他们讲，市场有一定需求。

这反而使我困惑，~~进而~~^并不安。

因为我~~的~~^的那大多数文章，委实算不上好文章，只不过是某些肤浅的思想与一般性的回忆的组合罢了。

故我不论对于出版社还是读者，最想说的只能是——谢了！

多谢你们这么多年来，始终厚爱于我这个不甚争气的并且已苦了的写作者。

2015年1月30日
北京

目 录 CONTENTS

我的父亲母亲 001~076

我的父母 / 003

父亲 / 006

父亲与茶 / 026

父亲的演员生涯 / 032

父亲的遗物 / 038

母亲 / 042

母亲养蜗牛 / 068

母亲播种过什么 / 073

我的人生自述 077~340

我的小学 / 079

我的第一支钢笔 / 088

我和橘皮的往事 / 091

我的中学 / 094

像那英的姑娘 / 100

丢失的香柚 / 106

我的知青文学路 / 108

初恋杂感 / 115

复旦与我 / 120

我的大学 / 124

- 京华见闻录 / 205
- 克隆一个我 / 276
- 我与儿子 / 278
- 体恤儿子 / 283
- 当爸的感觉 / 286
- 给儿子的留言 / 290
- “过年”的断想 / 293
- 给妹妹的信 / 296
- 关于“罐头”的记忆 / 300
- 本命年联想红腰带 / 307
- 兄长 / 301
- 倘我为马 / 325
- 我的使命 / 330
- 我的夙愿 / 333

梁晓声自述

我的父亲母亲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二日，我出生在哈尔滨市安平街一个人家众多的大院里。我的家是一间半低矮的苏式房屋，邻院是苏联侨民的教堂，经常举行各种宗教仪式，我从小就听惯了教堂的钟声。

父亲目不识丁。祖父也目不识丁。原籍山东省荣成温泉寨村。上溯十八代乃至二十八代、三十八代，尽是文盲，尽是穷苦农民……



独缺父亲的全家福

(那时父亲远在大西北支援三线建设)



独缺母亲的全家福

(当时母亲因为没有一件能穿出门去照相的棉衣，所以没有和我们去市里照相，所以我家至今没有一张完整的全家福)

我的父母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二日，我出生在哈尔滨市安平街一个人家众多的大院里，我的家是一间半低矮的苏式房屋。邻院是苏联侨民的教堂，经常举行各种宗教仪式，我从小就听惯了教堂的钟声。

父亲目不识丁。祖父也目不识丁。原籍山东省荣成温泉寨村。上溯十八代乃至二十八代、三十八代，尽是文盲，尽是穷苦农民。

父亲十几岁时，因生活所迫，随村人“闯关东”来到了哈尔滨。

他是我们家族史上的第一个工人，建筑工人。他转折了我们这一梁姓家族的成分。我在小说《父亲》中，用两万余纪实性的文字，为他这个中国农民出身的“工人阶级”立了一篇小传。从转折的意义上讲，他是我们家族史上的一座丰碑。

父亲对我走上文学道路从未施加过任何有益的影响，不仅因为他是文盲，也因为从一九五六年起，我七岁的时候，他便离开哈尔滨市建设大西北去了。从此每隔两三年他才回家与我们团聚一次。我下乡以后，与父亲团聚一次更不易了。在我的记忆中，父亲是反对我们几个孩子看“闲书”的。见我们捧着一本什么小说看，他就生气。看“闲书”是父亲无法忍受的“坏毛病”。父亲常因母亲给我们钱买“闲书”而对她大发其火。家里穷，父亲一个人挣钱养家糊口，也真难为他。每分钱都是他用汗水换来的。父亲的工资仅够勉强维持一个市民家庭最低水平的生活。

母亲也是文盲。外祖父教过几年私塾，是东北某农村新中国成立前农民称

为“识文断字”的人，故而同是文盲，母亲与父亲却不大一样。父亲是个崇尚力气的文盲，母亲是个崇尚文化的文盲。崇尚相左，对我们几个孩子寄托的希望也便截然对立。父亲希望我们将来都能靠力气吃饭，母亲希望我们将来都能成为靠文化自立于社会的人。父亲的教育方式是严厉的训斥和惩罚。父亲是将“过日子”的每一样大大小小的东西都看得很贵重的。母亲的教育方式堪称真正的教育。她注重人格、品德、礼貌和学习方面。值得庆幸的是，父亲常年在大西北，我们从小接受的是母亲的教育。母亲的教育至今仍对我为人处世深有影响。

母亲从外祖父那里知道许多书中的人物和故事，而且听过一些旧戏，乐于将书中或戏中的人物和故事讲给我们听。母亲年轻时记忆力强，什么戏剧什么故事，只要听过一遍，就能详细记住。有些戏中的台词唱段，几乎能只字不差地复述。母亲善于讲故事，讲时带有很浓的个人感情色彩。我从五六岁开始，就从母亲口中听到过《包公传》、《济公传》、《杨家将》、《岳家将》、《侠女十三妹》的故事。母亲是个很善良的女人。善良的女人大多喜欢悲剧。母亲尤其愿意尤其善于讲悲剧故事，如《秦香莲》、《风波亭》、《杨业碰碑》、《赵氏孤儿》、《陈州放粮》、《王宝钏困守寒窑》、《三勘蝴蝶梦》、《钓金龟》、《牛郎织女》、《天仙配》、《水漫金山寺》、《劈山救母》、《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母亲边讲边落泪，我们边听边落泪。

我于今在创作中追求悲剧情节、悲剧色彩，不能自己地在字里行间流溢浓重的主观感情色彩，可能正是由于小时候听母亲带着她浓重的主观感情色彩讲了许多悲剧故事的结果。我认为，文学对于一个作家儿童时代的心灵所形成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对一个作家在某一时期或某一阶段的创作风格起着“先天”的、潜意识的作用。

母亲在我们小时候给我们讲故事，当然绝非想要把我们都培养成为作家。而仅靠听故事，一个儿童也不可能直接走上文学道路。

我们所住的那个大院，人家多，孩子也多。我们穷，因为穷而在那个大院中受着种种歧视。父亲远在大西北，因为家中没有一个男人而受着种种欺辱。我们是那个市民大院中的人下人。母亲用故事将我们吸引在而不是囚禁在家中，免得我们在大院里受欺辱或惹是生非，同时用故事排遣她内心深处的种种愁苦。

这样的情形至今仍常常浮现在我眼前：电灯垂得很低，母亲一边在灯下给我们缝补衣服，一边用凄婉的语调讲着她那些凄婉的故事。我们几个孩

子，趴在被窝里，露出脑袋，瞪大眼睛凝神谛听，讲到可悲处，母亲与我们唏嘘一片。

如果谁认为一个人没有导师就不可能走上文学道路的话，那么我的回答是——我的第一位导师，是母亲。我始终认为这是我的幸运。

如果我认为我的母亲是我文学上的第一位导师不过分，那么也可以说我的小学语文老师是我文学上的第二位导师。假若在我的生活中没有过她们，我今天也许不会成为作家。

父 亲

关于父亲，我写下这篇忠实的文字，为一个由农民成为工人阶级者“树碑立传”，也为一个儿子保存将来献给儿子的记忆……

小时候，父亲在我心目中，是严厉的一家之主，绝对权威，靠出卖体力供我吃穿的人，恩人，令我惧怕的人。

父亲板起脸来，母亲和我们弟兄四个就忐忑不安，如对大风暴有感应的鸟儿。

父亲难得心里高兴，表情开朗。

那时妹妹未降生，爷爷在世，老得无法行动了，整天躺在炕上咳嗽不止。但还很能吃。全家七口人高效率的消化系统，仅靠吮唾一个三级抹灰工的汗水。用母亲的话说，全家天天都在“吃”父亲。



这是我四十几岁的父亲，正直、倔强、宁折不弯的
建筑工人形象全写在他的脸上

父亲是个刚强的山东汉子，从不抱怨生活，也不叹气。父亲板着脸任我们“吃”他。父亲的生活原则是——万事不求人。邻居说我们家：“房顶开门，屋地打井。”我常常祈祷，希望父亲也抱怨点什么，也唉声叹气。因为我听邻居一位会算命的老太太说过这样一句话：“人人胸中一口气。”按照我的天真幼稚的想法，父亲如果唉声叹气，则会少发脾气了。

父亲就是不肯唉声叹气。这大概是父亲的“命”所决定的吧？真是不幸！我替父亲感到不幸，也替全家感到不幸。但父亲发脾气的时候，我却非常能谅解他，甚至同情他。一个人对自己的“命”是没办法的。别人对这个人的“命”也是没办法的。何况我们天天在“吃”父亲，难道还不允许天天被我们“吃”的人对我们发点脾气吗？

父亲第一次对我发脾气，就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一个惯于欺负弱小的孩子，用碎玻璃在我刚穿到身上的新衣服背后划了两道口子。父亲不容分说，狠狠打了我一记耳光。我没哭，没敢哭，却委屈极了，三天没说话，在拥挤着七口人的不足十六平方米的空间内，生活绝不会因为四个孩子中的一个三天没说话而变得异常。全家都没注意到我三天没说话。

第四天，在学校，在课堂，老师点名，要我站起来读课文。那是一篇我早已读熟了的课文，我站起来后，许久未开口。老师急了，同学们也急了。老师和同学都用焦急的目光看着我。教室的最后一排，坐着七位外校的听课老师。我不是不想读，我不是存心要使我的班级丢尽荣誉，我是读不出来。读不出课文题目的第一个字。我心里比我的老师，比我的同学还焦急。

“你怎么了？你为什么不开口读？”老师生气了，脸都气红了。

我“哇”的一声大哭起来。

从此，我们小学二年三班，少了一名老师喜爱的“领读生”，多了一个“结巴磕子”。我，从此失掉了一个孩子的自尊心……我的口吃，直至上中学以后，才自我矫正过来。我变成了一个说话慢言慢语的人。有人因此把我看得很“成熟”，有人因此把我看得“胸有成府”。而在需要“据理力争”的时候，我往往又成了一个“结巴磕子”，或是一个“理屈词穷”者。父亲从来也没对我表示过歉意。因为他从来也没将他打我那一耳光和我以后的口吃联系在一起……爷爷的脾气也特火爆。父亲发怒时，爷爷不开骂，便很值得我们庆幸了。

值得庆幸的时候不多。

母亲属羊。像羊那么温顺，完全被父亲所“统治”。如若反过来，我相信对我们几个孩子是有益处的。因为母亲是一位农村私塾先生的女儿，颇识一点文字。

遗憾的是，在家庭中，父亲的自我意识，起码比“工人阶级领导一切”这条理论早形成二十年。

中国贫穷家庭的主妇，对困窘生活的适应力和耐受力是极可敬的。她们凭一种本能对未来充满憧憬。虽然这憧憬是朦胧的，盲目的，带有浪漫的主观色彩的。

期望孩子长大成人后都有出息，是她们这种憧憬的萌发基础。我的母亲在这方面的自觉性和自信心，我认为是高于许多其他母亲的。

关于“出息”，父亲是有他独到的理解的。一天，吃饭的时候，我喝光了一碗苞谷面粥，端着碗又要去盛，瞥见父亲在瞪我，我胆怯了，犹犹豫豫地站在粥盆旁，不敢再盛。父亲却鼓励我：“盛呀！再吃一碗！”父亲见我只盛了半碗，又说：“盛满！”接着，用筷子指着哥哥和两个弟弟，异常严肃地说：“你们都要能吃。能吃，才长力气！你们眼下靠我的力气吃饭，将来，你们都是要靠自己的力气吃饭的！”

我第一次发现，父亲脸上呈现出一种真实的模样，一种由衷的喜悦，一种殷切的期望，一种欣慰，一种光彩，一种爱。我将那满满一大碗苞谷面粥喝下去了，还勉强吃掉半个窝窝头。为了报答父亲，报答父亲脸上那种稀罕的慈祥 and 光彩。尽管撑得很难受，但心里却很幸福，因为我体验到了一次父爱。我被这次宝贵的体验深深感动。我以一个小学生的理解力，将父亲那番话理解为对我的一次教导，一次具有征服性的教导，一次不容置疑的现身说法。我心领神会，虔诚之至地接受这种教导。从那天起，我的饭量大了。我觉得自己的肌肉也仿佛日渐发达，力气也似乎有所增长。

“老梁家的孩子，一个个都像小狼崽子似的！窝窝头，苞谷面粥，咸菜疙瘩，瞧，一顿顿吃得多欢，吃得多馋人哟！”这是邻居对我们家的唯一羡慕之处。父亲引以为豪。

我十岁那年，父亲随东北建筑工程公司支援大西北去了。父亲离家不久，爷爷死了。爷爷死后不久，妹妹出生了。妹妹出生不久，母亲病了。医生说，因为母亲生病，妹妹不能吃母亲的奶。哥哥已上中学，每天给母亲熬药，指挥我们将家庭乐章继续奏下去。我每天给妹妹打牛奶，在母亲的言传下，用奶瓶喂妹妹。我极希望自己有一个姐姐。母亲曾为我生育过一个姐姐。然而我未见过姐姐长得什么样，她不满三岁就病死了。姐姐死得很冤，因为父亲不相信西医，不允许母亲抱她去西医院看病。母亲偷偷抱着姐姐去西医院看了一次病，医生说晚了。母亲由于姐姐的死大病了一场。父亲却从不觉得应对姐姐的死负什么责任。父亲认为，姐姐纯粹是因为吃了两片西药被药死的。

“西药，是治外国人的病的！外国人，和我们中国人的血脉是不一样的！难道中国人的病是可以靠西药来治的吗？！西药能治中国人的病，我们中国人还发明中医干什么？”父亲这样对母亲吼道。

母亲辩驳：“中医先生也叫抱孩子去看看西医。”

“说这话的，就不是好中医！”父亲更恼火了。

母亲，只有默默垂泪而已。

邻居那个会算命的老太太，说按照麻衣神相，男属阳，女属阴。说我们家的血脉阳盛阴衰，不可能有女孩。说父亲的秉性太刚，女孩不敢托生到我们家。说我夭折的姐姐，是被我们家的阳刚之气吓得逃了，又托生到别人家中去了。

一天晚上，我亲眼看见，父亲将一包中草药偷偷塞进炉膛里，满屋弥漫着一种苦涩的中草药味。父亲在炉前呆呆站立了许久，从炉盖子缝隙闪出的火光，忽明忽暗地映在父亲脸上。父亲的神情那般肃穆，肃穆中呈现出一种哀伤。我幼小的心灵，当时很信服麻衣神相之说。要不妹妹为什么是在父亲离家，爷爷死后才出生的呢？我尽心尽意地照料妹妹，希望妹妹是个胆大的女孩，希望父亲三年内别探家。唯恐妹妹也像姐姐似的，“托生”到别人家中去。妹妹的“光临”，毕竟使我想有一个姐姐的愿望，从某种程度上得到了一种弥补性的满足。父亲果然三年没探家，不是怕吓跑了妹妹，而是打算积攒一笔钱。父亲虽然身在异地，但企图用他那条“万事不求人”的生活原则遥控家庭。

“要节俭，要精打细算，千万不能东借西借……”父亲求人写的每一封家信中，都忘不了对母亲谆谆告诫一番。父亲每月寄回的钱，根本不足以维持家中的起用开销。母亲彻底背叛了父亲的原则。我们家“房顶开门，屋地打井”的“自力更生”的历史阶段，很令人悲哀地结束了。我们连心理上的所谓“穷志气”都失掉了……

父亲第一次探家，是在春节前夕。父亲攒了三百多元钱，还了母亲借的债，剩下一百多元。

“你是怎么过的日子？啊？我每封信都叮嘱你，可你还是借了这么多债，你带着孩子们这么个过法，我养活得起吗？”父亲对母亲吼。他坐在炕沿上，当着我们的面，粗糙的大手掌将炕沿拍得啪啪响。

母亲默默听着，一声不吭。

“爸爸，您要责骂，就责骂我们吧！不过我们没乱花过一分钱。”哥哥不平地为母亲辩护。我将书包捧到父亲面前，兜底儿朝炕上一倒，倒出了正反两面都写满字的作业本，几截手指般长的铅笔头。我瞪着父亲，无言地向父亲申明：我们真的没乱花过一分钱。